

從鄭哲園詩解讀澳門抗戰文化

劉居上*



五峰山房舊址

抗日戰爭時期，南粵著名詩人鄭哲園流寓澳門長達七年，載於其《五峰山房詩集》中的一百多首澳門詩，深刻、細膩地反映了戰時澳門的社會狀況與人文生態。眾多南粵和澳門本土文化人的頻繁接觸、衷誠團結，給澳門文壇注入了清新的活力，締造出空前繁盛的澳門抗戰文化，對戰後澳門文化的整體提高，產生了不容低估的巨大影響。

*劉居上，1941年出生於澳門，長期在中山生活，任職教師、廠長、報社負責人和公務員，退休後定居澳門；現為廣東省作家協會理事、中山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顧問。已出版文學、歷史、民俗研究類著作共二十種。

1938年廣州淪陷前後，大批原居內地的著名文化人流寓澳門。年屆五旬的鄭哲園就是其中之一。

鄭哲園（1887-1960）名傑，號五峰山人。祖籍香山（今中山市）濠頭，世居石岐。幼稱神童，所著詩文古辭，雖宿儒莫逮。時值清末，受孫中山思想影響，常為香港、廣州各報撰文以鼓吹革命。喜在集會上發表演說，又在邑中創立學社、講學會、戒煙會、閱書報社。武昌首義後，香山義軍即予回應，公推鄭哲園負責宣傳總責。其後在邑中先後創辦《覺世鐘報》、《岐江報》、《岐江畫報》、《仁言報》，均主筆政。陳炯明曾禮聘他出任省府秘書，與鄧仲元、古應芬、黃居素等共事。卒因與陳政見不合而辭官歸里，設“海天書屋”授學。所授弟子，均邑中俊彥，中山縣長黃居素、鄭天健，石岐鎮長陳思危均出其門。中山淪陷前夕，與兄鄭彥聞等舉家遷居澳門。⁽¹⁾

《五峰山房詩集》是鄭哲園在抗戰勝利後編纂的自選本（未刊手抄本，頁面尺寸為11 x 22.2cm），部分詩有缺字，間或有題無詩，想是原打算於細加斟酌後補上，卻因興盡而中綴了。

《五峰山房詩集》收輯了鄭哲園本人始自1900年迄1945年的詩作三百四十三首。本文討論的是他居澳期間的詩作，計一百七十六首。從1938年底直至1945年，時間雖祇七年，卻是鄭哲園詩歌創作的一個重要時期，期間創作的詩歌，不僅數量佔畢生詩作過半，其題材的廣泛、反映生活的深度、筆力的雄健、圓熟都遠逾於前，標誌着其詩藝的巔峰。

翻看《五峰山房詩集》，可以發現一個罕為人道的事實，即在抗日戰爭時期華南大面積陷落後，澳門因特殊的國際環境形成的“中立”局面，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敵後“孤島”。廣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文化人紛紛避難於此，從而使澳門出現了一個空前活躍、繁盛的“戰時文化”時期。

對《五峰山房詩集》稍加統計即可知道，僅文藝界之間的饋贈、題畫、酬唱之作，就佔了鄭哲園旅澳期間一百多首詩中的四分之一，詩題所標出的受贈者姓名共有三十五位之多。

大抵上，鄭哲園的贈詩對象可分四類：

數量最多者，首推高劍父及其門下的春睡畫院諸畫家。尤以贈高劍父詩最多，達九首。贈黃獨峰、何侶已（即何磊）、關山月、伍佩瑩、司徒奇、李撫虹、黃霞川等人的詩，也各有一二首不等。

次為黎澤闖、何斗燦等原廣州清遊會同仁。鄭哲園於二十年代赴廣州任省府秘書時即已參加清遊會活動。屬於這一類的，還應該包括張純初（居廉學生，以畫牡丹著名）、吳梅鶴（畫家，1930年曾創辦香港藝術學校）、吳肇鐘（自號白鶴道人，著名拳師、醫師，三水人）、張少俠（畫家）、石霞上人（國畫研究會畫家）等。

第三部分是澳門本土的詩人和畫家，包括黃沛功（雪社詩人）、王惺岸（詩人、《澳門通報》撰述）、周貫明（詩人、醫師）、賴鎮東（詩人）等。慧因上人（普濟禪院主持）也歸此類。

有趣的是，以上那些人中，與鄭哲園來往最密切的，當數醫生兼詩人的周貫明、吳肇鐘。這似乎說明，鄭哲園的愛好醫學其實已從居澳期間開始（並非如某些人所說的祇在晚年），因而鄭、周、吳等人相處時有較多的共同語言。

第四部分是在不同時期、沿不同途徑進入澳門的中山鄉親，如李孝頤（畫家，李鹿門之侄，黃苗子之啟蒙老師，從香港遷居澳門）、余平客（中山沙溪人，著名星相學家、心理學家）、黎廷榮（老教師）、關文淵（篆刻家）等。

尚有部分身份難考的，如綺痕女士、水心女士等。祇知道她們都是當時的名媛（《五峰山房詩集》中有《題綺痕女士畫》詩；《贈水心女士》詩則稱讚她“盟心冰可證，德比石為銘”）。此外，《澧川同志晤談漫成此作》中的“澧川同志”和《飛鶴同志別已多年邇同作客濠江獲相把晤吟此以贈》詩中的“飛鶴同志”也未知究竟是誰，觀詩中的“相期朱壑隱”、“車笠豈拘雙影隔，圭璋猶幸兩心同”等語，應是民國初年的辛亥元老，或是曾與鄭哲園共事陳炯明幕下者，因而鄭重以“同志”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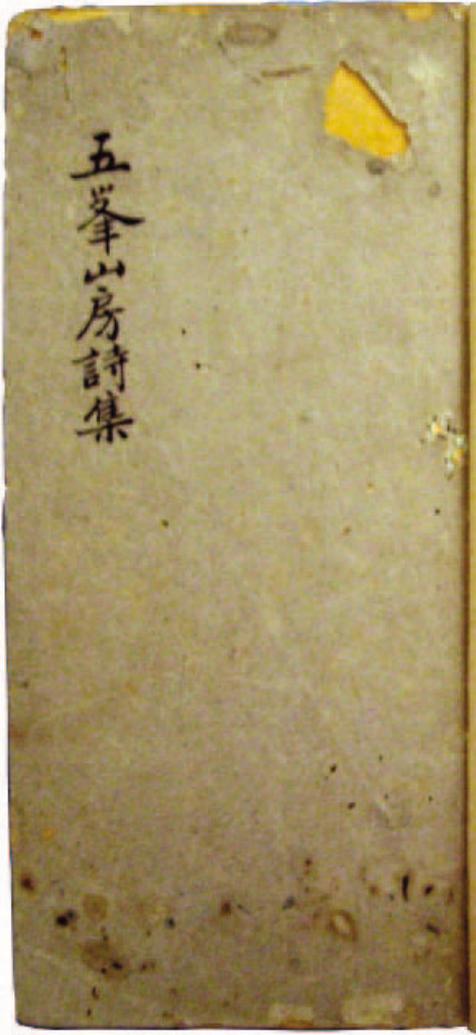
《五峰山房詩集》涉及的文化人如此之多，說明他們之間的往來十分頻繁。澳門佛教刊物《獅子吼》

第一卷第八、九、十期合刊就載有清遊會於1941年3月遊覽青洲時，葉競生、鄭哲園、竺摩、何斗燦等人吟詩聯句的一次比較完整的記錄⁽²⁾。

清遊會舉辦這些雅集，並非祇是逢場作戲、應酬敷衍，而是寓學術於遊樂，其間不乏藝術探求之作。試讀〈鴿巢公園雅集疊韻賦呈同遊諸公〉一詩，就可想像他們如何把詩的詠懷功能與遊樂功能發揮到極致。鄭哲園之所以把自己的《鴿巢公園雅集疊韻賦呈同遊諸公》稱為“賦”，是因為這組詩共由七首七律組成，各詩的韻腳一律依次為“巢、交、茅、坳、匏”。可見，這正是本次雅集在命題時所制訂的必須遵守的規則。按一般情況，像這樣的高難度命題詩，每人各寫一首已可交卷。鄭哲園為了逞強，一口氣竟連寫七首。同樣的韻腳，不同的立意，首數越多，難度越大。不過，他的這組詩確實寫得好：

昔年聞有鴿來巢，佛髻長青峙馬交。但使鸚鵡期作鳳，肯將荃蕙化為茅（詩原注：舊為張保仔巢處穴）！五洲文物開山徑，千里高賢會石坳。北望鄉關歸未得，浮生猶係水中匏。

翠色迷離認鴿巢，文章道義有神交。百年此地誰披棘，五嶽何山可結茅？青眼乍逢塵刹裡，素心長托水雲坳。吾儕未必無銅像，（詩原注：園有葡詩人賈梅士銅像）異曲同工叮鳳匏。



《五峰山房詩集》封面

能在法度極嚴的規限中翻出新意，而又各有寄託，難度不可謂不高，但仍遊刃有餘，足見功力之深。僅以極難寫好的“匏”韻結句而言，“北望鄉關歸未得，浮生猶係水中匏”隱然懷故土之思，淪亡之痛；“吾儕未必無銅像，異曲同工叮鳳匏”在景仰賈梅士的同時，流露出不甘後人的自信。其餘各詩的“乘槎敢陋居夷志，蠻雨蠻風久佩匏。”“登高縱抱澄清志，似水流年感係匏”等，均屬可圈可點。

筆者無意於本文全面評價鄭哲園詩作。本文的重點，祇在於通過他的題贈詩，探討在抗日戰爭時期國破家亡的日子裡，居澳的文壇宿儒和新秀們到底懷着怎樣的心態？他們所關心的究竟是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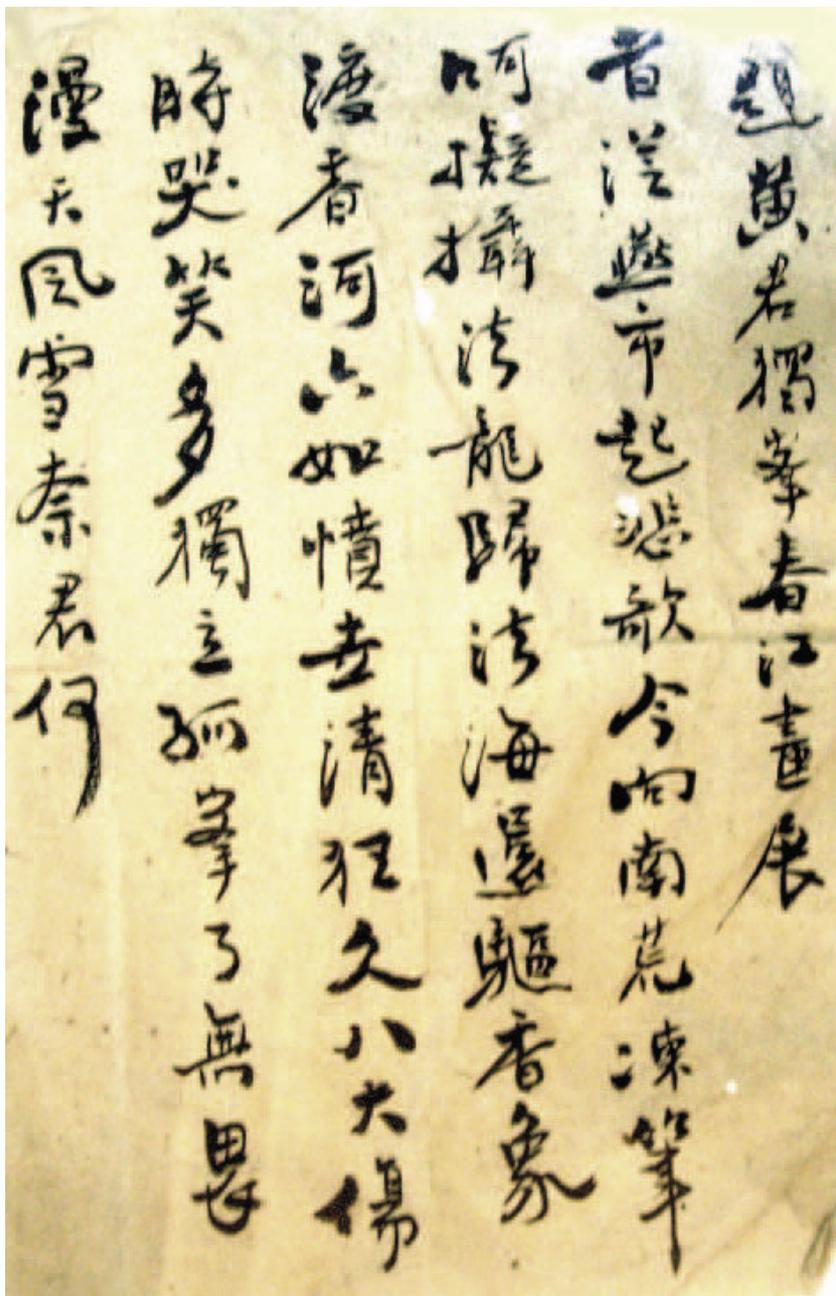
不妨就從鄭哲園寫給這三十五人的詩裡尋找答案。

鄭哲園到澳門後，最早

的饋贈詩是寫給高劍父的。在他早期詩作中，我們可以讀到“過江有客成枯鯁，橫海何人識臥龍”（《旅次逢名畫家高劍父》）和“擬托巫陽喚國魂”，“寫出山川有淚痕。”（《吟贈高劍父先生》）等感時傷世的詩句。

最足以清晰表明他對時局、對旅澳文人在戰時應該有甚麼作為的看法的，要數〈春睡畫院諸君在澳門開國畫展覽賦此以贈〉一詩：

鄒魯餘風被海濱，變夷有責在天民。
試看山帶夕陽色，猶是花開故國春。



鄭哲園題黃獨峰詩手稿

八大已難分笑哭，一癡誰與辨疑真。
書生救世憑心血，聊向荒陬索解人。

他感到，此刻的自己，已與明遺民朱耷自署“八大山人”時相似，笑哭難分了，但他對國家和民

族的前途並沒有感到絕望。在澳門這暫未淪於敵手的一隅之地，他依然能夠感受到（亦即是在眷戀着）故國之春的氣息。他認為，身為一介書生，能夠為救亡事業奉獻的，就是一杆詩筆、滿腔熱血。高劍父等春睡畫家沒有消沉，艱辛創作並為抗日救亡舉辦專題畫展，這是很值得稱道的。更何況，既然來到澳門，置身於這片已為葡夷侵佔並被逐漸“夷化”的土地，身為文化人，又怎麼可以漠然視之？應該以群體的不懈努力，負起以中華傳統教化民眾之責，使之由“夷”返“漢”，誰說這不是值得傾全力以赴的大事呢！

鄭哲園的這一觀點，應該是大部分旅澳文化人的共同心聲。

一個人的力量有限，許許多多的人團結起來，朝着同一目標努力，那就足以對時局產生有利的影響。也正因為如此，澳門詩人黃沛功的逝世，才會引發鄭哲園如此的悲痛：

詩懺真符識面遲，知音
人杳廣陵悲。

國遭多難生何益，天妒高才死亦宜。
盡有碧紗籠舊壁，不堪黃絹訪新碑。
分香短盡英雄氣，愁絕山陽聽笛時。

（《悼黃沛功詞長》）

比鄭哲園更年輕的，當然可以採取更為激烈的抗爭方式。例如春睡畫院的方人定，早在廣州陷落的1938年，就已毅然在香港舉辦“方人定抗戰畫展”。黃少強則冒着敵人的炮火深入前線寫生，先後在長沙、廣州、佛山和香港等地舉辦抗戰畫展。四十年代初，關山月也從澳門重返內地，自廣東出發，經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甘肅、青海、陝西等省區，邊寫生，邊創作，沿途舉辦個人畫展。

對年輕人的這種勇氣，鄭哲園深表欣慰，因而他為關山月及其畫展先後寫了兩首詩：

藝術殫思瘁此生，畫為心境最分明。
悟來是法還非法，吟到無聲勝有聲。
豈獨技乎原進道，不因利也早知名。
幽情默契關山月，人太孤高品太清。

（《贈畫家關山月》）

不謂青山不值錢，筆頭書破五洲煙。
權持天地供遊戲，如此江山太可憐。

（《題關山月畫展》）

戰時澳門的國際環境異常複雜。澳葡當局雖然力持“中立”，許多事情卻不得不屈從於日軍的淫威之下。看似波濤不驚，其實筭筭可危，米珠薪桂，並非真正的樂土。寄居於這一隅的有頭有臉的“南渡衣冠”，卻並不都是胸懷浩然之氣的。其間，有臨敵作“輕颯脫”的逃命將軍（《客中》），也有“亡家破國誇能達”的醉生夢死的苟安者（《所見》）。凡此種種，鄭哲園均於詩中給予辛辣的痛擊。

於極度悲觀中，也有人勸鄭哲園把詩稿付之一炬算了。當時確實有人這麼做了，鄭哲園的鄉親李孝頤就是一例。對此，鄭哲園不僅痛心疾首地寫詩“慰之”（《李君孝頤將詩稿焚去談者惋惜慰之以詩》），還針鋒相對地賦詩明志：

昔余詩法薄中唐，今則俳優與賤娼。
僂辱有生仍罵座，郎當何處不開場。

或邀後世哀吾志，縱起尼山恕我狂。

勞者自歌勞者聽，天聲人語此文章。

（《友或勸余焚稿未能也示以此作》）

他要說的是，別人怎麼看我不在乎，該罵時我還是照罵！甚麼叫“天聲人語”？那就是替天行道，為民鼓吹！

其實，艱苦的八年抗戰此時已接近尾聲，中國軍隊已經開始轉入戰略反攻了。頭腦清醒的人早已看到了這一點，因此，高劍父已經提前繪畫《火照旌旗夜受降圖》，鄭哲園則痛快淋漓地為畫題寫了“聞聲每在畫中思，談笑雄心想見之。一夜受降城上飲，江山重見漢旌旗！”中華民族必勝的信念溢於言表。

值得注意的還有一點，那就是大敵當前文化人的空前團結。近年，有人把二、三十年代嶺南畫派（當時名為折衷派）與國畫研究會之間的論戰誇大為冰炭不容。其實，儘管嶺南畫派批評對方“全事模仿，埋沒性靈”，國畫研究會也反譏對方“剽竊西洋畫皮毛”，那祇不過是學術之爭。兩派成員之間，從沒形成過森嚴的壁壘。癸亥合作社的羅卓、國畫研究會的鄧劍剛，就曾與高劍父等共創隨社；而在由陳樹人、黎澤闔、王孝若、羅仲彭、張逸等人發起成立的清遊會中，觀點對立的兩派畫家就常握手言歡於雅集中。到了抗戰時期，若還計較昔日的分歧，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實際上，這一時期的旅澳文人，對多元文化普遍抱着理解與寬容的態度。在鄭哲園的詩中，我們不難找到他（當然也包括他身邊的文友）對賈梅士、拜倫等西方詩人的認同。鄭哲園還藉為高劍父《穆罕默德傳教圖》題詩，清晰表述了他“群教由來本大同”的觀點，這在更早的歷史年代裡，本屬難以令祇尊釋、道、儒三教的主流學派所接受的。

群教由來本大同，精誠艱苦一心通。

默伽我佩摩訶末，救世宜推不世雄。

祇要能夠救世（於此際，最迫切的當然是“救國”），何必細問別人到底何門何派！“群教由來本

大同”的觀點，與政治家提出的“愛國統一戰線”，內涵大抵是一致的。

明嘉靖以來，由於葡萄牙人入據的緣故，澳門成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從湯顯祖開始，出於仰慕、獵奇、謀生、求學等種種需要，作客澳門的中國文化人絡繹不絕，但從未有如抗戰時期那樣整批地長時間居留的。他們的居留，對澳門的抗戰文化乃至戰後的文化水準的整體提高，起着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鄭哲園及其《五峰山房詩集》不過是案例之一而已。問題是，這一時期的資料，迄今為止，我們掌握的並不多，深入研究者更少。在新編的《澳門百科全書》中，甚至找不到幾位曾活躍於這一時期的文藝家的名字，遑論其著述！筆者撰寫本文，很大程度是希望起拋磚引玉的作用，為挖掘、保存這些文化瑰寶一造輿論。已經相距七十年了，許多昔日垂手可得的东西已成珍品甚

或絕響，實在不能再把難題留給後世了。

〔附注：鄭哲園是筆者的外叔祖，因無子嗣，晚年寄居筆者家直至逝世。《五峰山房詩集》手稿現由筆者珍藏，本文所引絕大部分源自筆者保存的第一手資料。〕

【註】

- (1) 參看本文所附的《鄭哲園先生革命史略》(影件)。本文作者“志冲”姓何，是鄭哲園“五峰山房”的弟子之一。抗日戰爭初期為香港某報記者，香港淪陷前夕返內地，任抗日軍某部團長，犧牲在戰場上。此傳略大約發表於1939年前後，原件由筆者保存，惜剪報者沒有記下刊名與確切發表日期。
- (2) 1941年3月間，清遊會在覽勝青洲之時，既即席作畫相互欣賞，又聯句吟詩以抒懷。葉競生云：“僧俗襟期詩共老，山川濃淡畫傳福。”鄭哲園云：“四百八寺有此境，三十六宮無此春。”竺摩又有詩句：“座上春風吹野興，如潮詩思湧銀溝。”何斗燦接着吟：“山雨未來雲欲散，詩僧卻被主人留。”(《獅子吼》第一卷第八、九、十期合刊，頁27)。

鄭哲園先生革命史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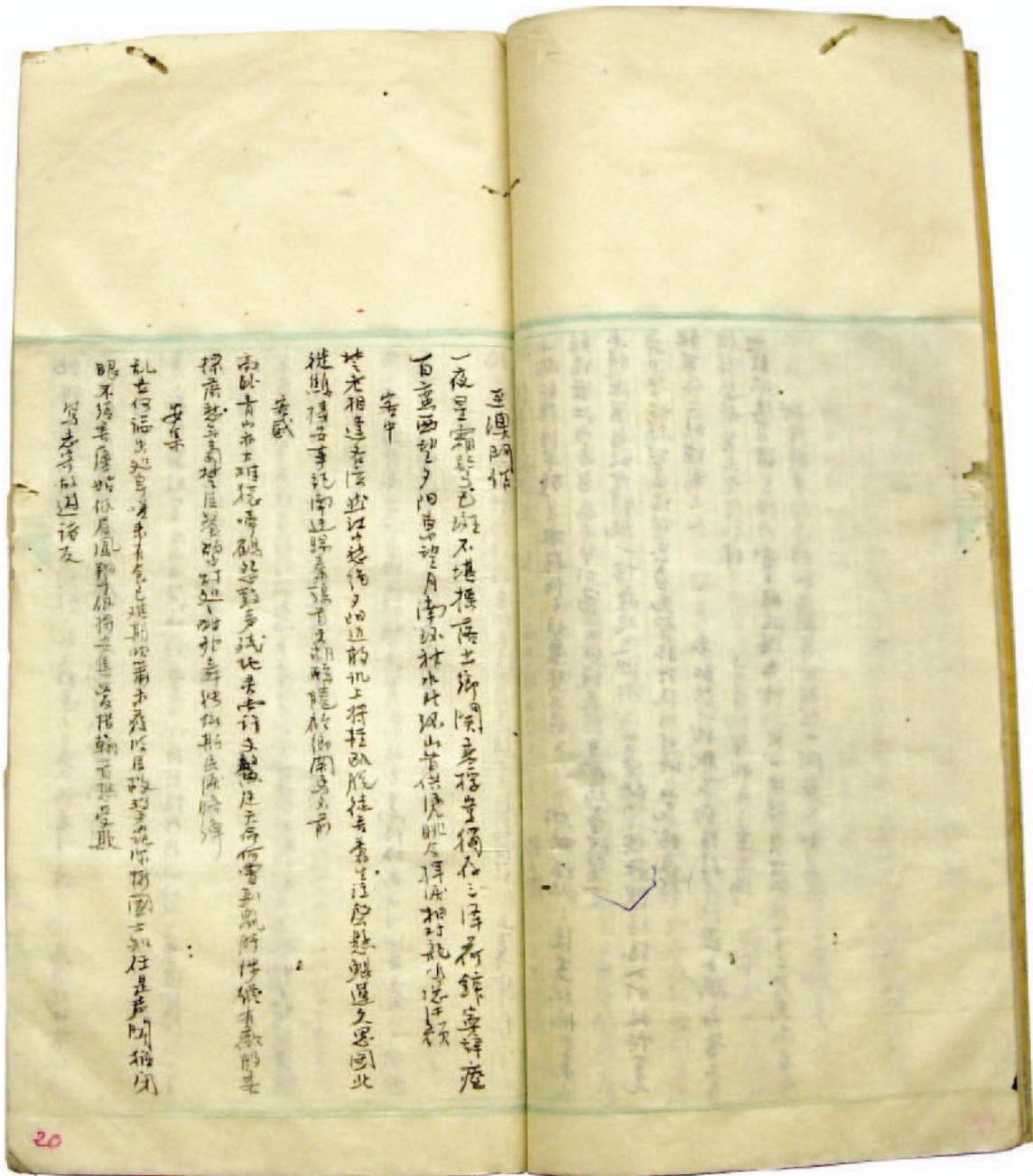
● 志冲 ●

中山鄭哲園先生。素以風節文章稱海內。其行誼散見諸報章記載。惟皆語焉不詳。志冲與先生同里。又嘗遊先生之門。謹為志其履畧。

先生名杰。字哲園。號五峰山人。中山縣人也。本漢朝鄉望族。而世居石岐。歷三代矣。幼有神童之目。岐嶷異於眾。對於經史百家之學。靡不誦目成誦。故其學乃淵博無涯。所為詩古文辭。雖宿儒莫逮也。初入邑中師範專科。與報界名宿黃冷觀同學稱莫逆。時清季民風漸啓。又受孫中山先生之餘風所震蕩。先生乃以民族主義為當。常為香港各報撰文。與李大釗鄭貫公等相呼應。亦嘗出其學術。與康長素章太炎等相辯難。又喜集會演說。在邑中創立進德學社。講學會。戒烟會。閱書報社等。皆先生為主幹也。迨遊廣州。恒於各報發表其文。力倡革命不稍諱。時有黨人之目。亟避歸故里。邑中諸名流聞先生歸。遂設海天書屋。迎先生主講其中。先生亦樂為文章聲氣之交。遂與諸黨人相結納。嘗獨力出資創辦華益美術女學校。支持凡六載。以是傾其家資。而心力亦瘁矣。迨武昌起義後。香山軍據中山先響應。先生負總宣傳之責。旋該邑同盟持正團。推先生為正團長。并欲擁為該邑民政長。均力辭不就。而自倡一公政社。時社員稠衆。乃為投機分子侵入。先生反被排擠。憤甚。誓不復投身會社。遂專致力於報業。先是。先生在該邑。曾與同志等創覽世鐘報。以芥香印成送閱。蓋其時邑中印務店尙未興。亦可見提倡之早也。至是乃相繼辦純報。岐江報。岐江畫報。仁言報等。而先生之著作乃益富。下筆輒萬餘言不休。袁氏篡國。鄭彼岸報對袁報於廣州。編先生襄筆政。僅出版而後。及主岐日報報筆政時。以文字擲諸清光之惡。其同事黃冷觀詞芬俱下獄。毛仲璧且就義焉。先生憤以身免。而幾遭總督屠者凡七次。蓋邑吏敬先生為人。恒先示風聲使遁。故卒無恙也。及海天書屋。適設於某祠宇。邑中政變。亂軍楊柱辰率隊進踞之。而先生所藏古籍乃全毀。先生飽經憂患。乃築讀書處於南洲。學者稱爲五峰先生。亦稱爲南洲先生。日唯蒔花藝竹。杜門謝客。除講學外。絕不與聞社會事也。浸以病故。講學亦中輟。既而中山師範特設國文專修科。以主任講。逾年。先生適廣州。專修科亦改組。遂就廣東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國文講席。省長楊永泰雅推重之。時桂系諸政要爭相羅致。先賢柳次歸。弗顧也。及陳銳存移軍返粵。首招先生襄助。位稱書廳。與郭仲元古勤勳等。同參帷幄。後傷於讒。鬱鬱不得志。及銳存二次返粵。再招之。弗復出矣。退里重設海天書屋。講學又數年。而先生神益衰。體益弱。復頻經邑中政變。避地無寧歲。及邑城患盜。先生奔香江。歸後一病幾殆。於是息影塵緣。日唯自放於山澗水次。嗣後并絕不復講學矣。先生長於經術。復旁通天人之學。對於易象士道天星五行諸術。皆深造堂奧。而參之以新法。近則對於醫學尤精。而從不輕為談及。比年黨禍要人。多寓其東山復出者。鄭海濱亦數招之。堅不肯出。其狷介絕俗。益為士林所高。今登啓東嶺。先生適居濠江。居恒寄空咄咄。其伊鬱可知也。先生素不以室家為志。及居濠存幕時。識女子楊幻辭。先生以爲賢。會楊氏病逝。即以聘室之禮葬之。既僕逝者。亦所以室家人之賢也。當時會盛傳其事。今以垂老窮獨之身。復臨此日暮途窮之境。彌足悲矣。

從 20 世紀 30 年代末一幅剪報見所載鄭哲園傳略

【附錄】鄭哲園澳門詩選



鄭哲園抵達澳門寫的第一首詩

至澳門作

一夜星霜鬢已斑，不堪搖落出鄉關。
 乘桴豈獨存三澤，荷鍤寧辭瘞百蠻。
 西望夕陽東望月，南環秋水北環山。
 昔供憑弔今揮淚，相對龍鳴總汗顏。

客 中

楚老相逢各泫然，江山愁絕夕陽邊。
 敢譏上將輕甌脫，徒苦蒼生泣磬懸。
 鯤運久思圖北徙，鷓棲安事紀南遷。
 賜秦鶉首天胡醉，倦願鄉關馬不前。

客 感

高臥青山亦大難，猿啼鶴怨鼓聲殘。
 地靈尚許支鼈足，天命何曾到鼠肝。
 陟縱有薇殷客采，落愁無菊楚臣餐。
 繁燈處處酣歌舞，獨慨斯民淚暗彈。

寫志寄故遊詩友

耽禪十載戒為詩，結習難銷一犯之。
 物遇不平蚤訴苦，事逢多憾鳥鳴悲。
 中宵枕淚孤弦激，畢世襟懷一劍知。
 學佛未成仙未就，何妨遊俠撒燕姬。

變 聲

身世猶輸一羽輕，窮居無告以詩鳴。
 獨為君子慚前哲，誤作清流悔此生。
 粟進紅腮誰棄土，星搖赤舌竟燒城。
 抱琴欲奏弦弦絕，知道人間有變聲。

澳中度日

久客驚心歲序遷，星移物換欲呼天。
 三生莫問人間世，九死欲瞻劫後年。
 鐵鑄不堪談楚炬，石言猶解泣秦鞭。
 願招十萬虯龍降，長繞靈根護木棉。

自題逃荒集

落落吾常效所南，交遊著作不須談。
 了將身世知殘妄，豈向詩壇覓苦甘！
 謝客竟無門可閉，逃荒長與劍俱慚。
 從今破戒添吟草，字字痕痕有淚參。

旅次逢名畫家高劍父

一樣牢愁劫後蹤，簫聲劍氣兩相逢。
 過江有客成枯鯽，橫海何人識臥龍。
 亂世文章還有價，半生肝膽向誰鍾？
 萬千哀樂都無那，醉倒南荒聽懊儂。

題媽閣

昔日仙人海上游，手扶明月下滄洲。
 袖中偶散靈珠落，一墜人間化石頭。
 仙人既往遺仙壑，千載苔痕臥叢薄。
 堆雲疊翠起靈邱，勝跡至今談媽閣。
 試從石徑一躋攀，帆影波光日往還。
 高低臺閣樹邊樹，明滅斜陽山外山。
 我來時運遭奇厄，孤憤填膺居異域。
 江山雖好不為歡，瞻顧原中傷異色。
 石兮遭劫謫塵埃，仙人一去不歸來。
 是仙是石徒歌哭，不盡長江萬古哀。

歸思有寄

故山無意臥斜曛，胡不歸歟友鹿群！
 某水某丘皆悅我，一猿一鶴每邀君。
 宛然仙矣招明月，若有人兮語白雲。
 渺渺愁餘悵回首，天風吹墜葉紛紛。

吟贈高劍父先生

擬托巫陽喚國魂，京華往事待重溫。
 西崑直蹴扛神筆，東海能傾作酒樽。
 偶挾風雷驚帝座，幾騎鸞鶴叩天關。
 不愁玉筍群靈泣，寫出山川有淚痕。

卜居

欲召靈氛為卜居，茫茫靡聘孰憐余。
 兔營敢羨人三窟，豕負偏逢鬼一車。
 荊棘在途愁乏斧，芝蘭當戶總先鋤。
 浮生獨未忘恩怨，鐘鼎無心禮法疏。

春睡畫院諸君在澳開國畫展覽賦此以贈

鄒魯餘風被海濱，變夷有責在天民。
 試看山帶夕陽色，猶是花開故國春。
 八大已難分笑哭，一癡誰與辨疑真。
 書生救世憑心血，聊向荒陬索解人。

所見

江左偷安士氣沮，衣冠南渡更稜模。
 亡家破國誇能達，填海移山祇作迂！
 湘橋竟為淮地枳，越祝尤甚楚人巫。
 補天欲煉媧皇石，休笑書生膽太粗。

馬交石題壁

危巖屹峙渚邊高，獵獵靈旗響法璫。
 客向南山尋石虎，我思東海釣金鼈。
 誅妖悔不飛長劍，禮佛還須借寶刀。
 萬戶哀鳴天也泣，雄心長逐馬交濤。

題黃君獨峰香江畫展

昔從燕市起悲歌，今向南荒凍筆呵。
 擬攝法龍歸法海，還驅香象渡香河。
 六如憤世清狂久，八大傷時哭笑多。
 獨立孤峰了無畏，漫天風雪奈君何！

余君平客把晤濠江匆匆又別悵然賦此

干戈擾攘欲何之，眼見中原走鹿麋。
 說劍尚餘豪士習，聞笳時起故園思。
 歸遭血海無家日，醉值千山欲雪時。
 一代霸才猶未老，天涯愁已鬢成絲。

客感

實為名望累，聖乃盜之媒。
 焦土誰為厲，殘山我獨哀。
 鄉思悉似汐，詩句怒於雷。
 谷圯崖崩日，何論草木摧！

臘盡登松山

跼土瘠地我何歸，披髮行吟賦式微。
 書劍已傷文武屬，衣冠彌覺去來非。
 佯狂北市心誰識，慟哭西臺志竟違。
 歲暮登高余獨苦，松山徒有淚沾衣。

歲首作

正朔仍存海外春，鏡湖風物一番新。
 苦中尋樂非無客，忙裡偷閒大有神。
 歷劫幸還撐傲骨，窮荒端合臥愁身。
 姑將冷眼觀時變，聊入桃源且避秦。

客問近況賦此以答

強言故我尚依然，落拓偏多甚昔年。
 未見文章窮愈好，非關節氣老彌堅。
 側身漸覺雖無地，放眼惟知甕有天。
 東海至今悲誓鳥，西山木石不堪填。

見木棉盛開

簇簇紅棉歷亂開，教人驚憶飲高臺。
 無邊宇宙添春色，如此江山失霸才！
 銅柱待誰標馬色，金刀何日返龍堆。
 斜陽冷奪胭脂去，徒有寒鴉帶血來。

憶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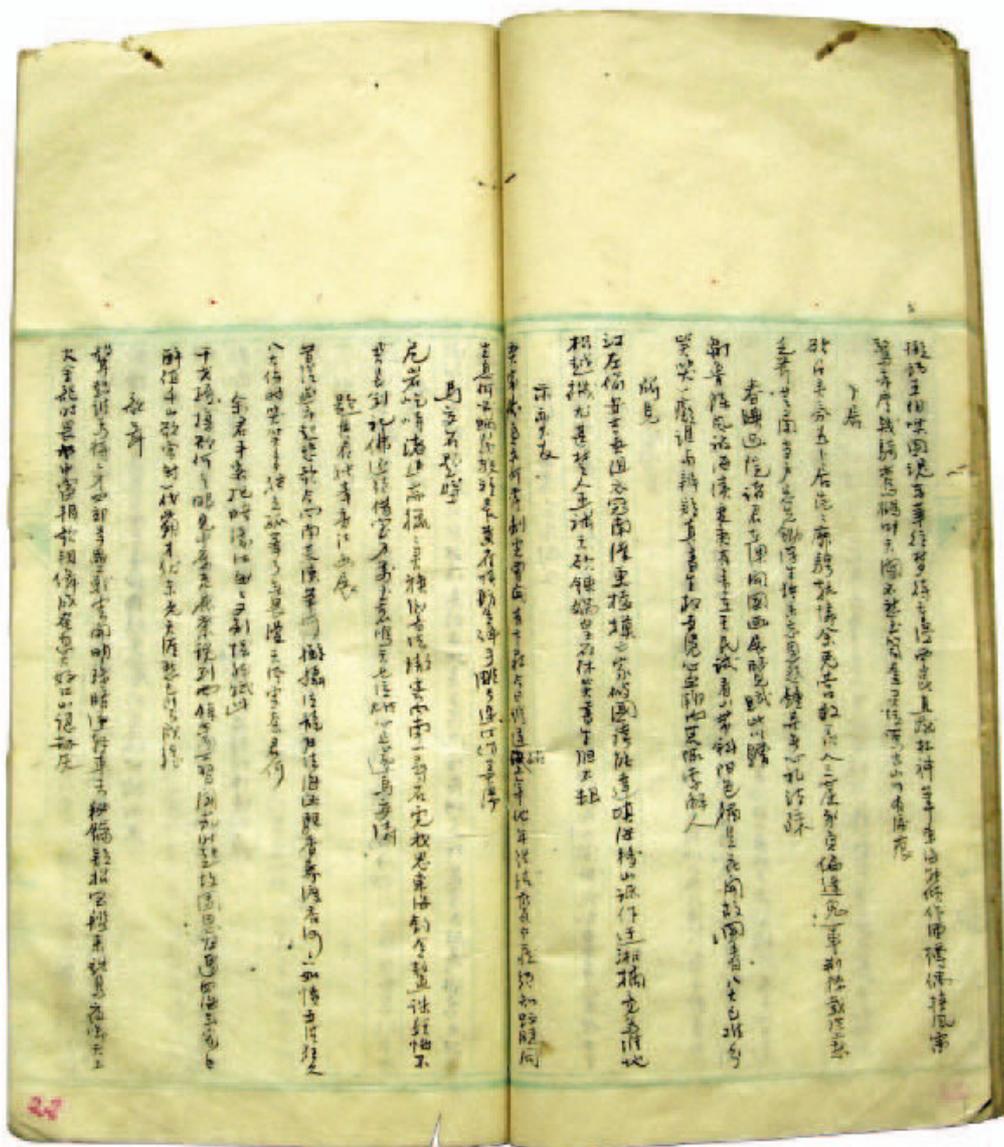
憶昔南洲辟數弓，且耕且釣雨煙叢。
 披蓑講學滄浪外，釋耜談玄水石中。
 吩咐山猿收畫筆，安排野鶴遞詩筒。
 於今文采風流盡，海角傷麟道更窮。

不信今吾是故吾

不信今吾是故吾，稜稜冰氣上眉鬚。
金甌脫手淪魔窟，寶訣辭腰泣路隅。
息視豈堪顏盡改，尸居何待骨全枯。
終餘正氣難磨滅，留與人間識印模。

放浪

人到無聊放浪多，奚須春夢喚春婆。
高明定瞰三千鬼，落拓猶招一丈魔。
不惜雜身儕販卒，無妨行腳似僧陀。
平生意氣歸何許，虎將還遭醉尉呵。



鄭哲園《五峰山房詩集》之開頁

悼黃沛功詞長

詩讖真符識面遲，知音人杳廣陵悲。
國遭多難生何益，天妒高才死亦宜。
盡有碧紗籠舊壁，不堪黃絹訪新碑。
分香短盡英雄氣，愁絕山陽聽笛時。

小坐公園有憶

花訊驚吹廿四番，惜花誰作護花幡。
竭來南國春如夢，惆悵東風淚尚溫。
天地欲銷名士骨，江山難喚美人魂。
綠章總怨金牌召，擊鼓頻催太寡恩。

席上

此日何天地，飛觴一醉君。
千山餘夕照，孤島起殘雲。
抱器逃秦劫，文身避楚氛。
不因崔灑在，筆硯也當焚。

澧川同志晤談漫成此作

相期朱壑隱，何意此間逢。
寥落干戈際，蒼茫雲水蹤。
君藏還似豹，吾道亦猶龍。
倘有驚人句，攜登落雁峰。

逢吳君肇鍾即贈

漫道秦能帝，臣饑馬尚肥。
江山餘俠骨，天地起儒衣。
劍向囊中識，符應海外飛。
所思人不寐，攜手與同歸。

普濟禪院訪春睡諸君劇談

憂患餘生百事慵，側身人海獨支筇。
暫拋去國離鄉恨，來聽深山古寺鐘。
客傲似松雲際語，僧閑如鶴石邊逢。
倘從禮佛尋消息，知入蓮花第幾峰？

贈畫家司徒奇

古佛青燈偶結緣（原註：君寓普濟禪院），
高蹤長放米家船。
東泉有子詩能嗣，南海尋師劍亦仙。
栩栩如生從腕出，真真欲活得心傳。
不憂畫苑宗風墜，一點龍睛笑拍肩。

贈畫家何侶已

清淚仍須注大千，飄蓬斷梗直隨緣。
拈花自幻心中境，插草聊參畫裡禪。
住世卻存離世想，買山猶藉賣山錢。
普濟我愧王摩詰，他日煩君住輞川。

贈畫家關山月

藝術殫思瘁此生，畫為心境最分明。
悟來是法還非法，吟到無聲勝有聲。
豈獨技乎原進道，不因利也早知名。
幽情默契關山月，人太孤高品太清。

贈女畫家伍佩瑩

沈沈香雪滿天南，粉本紛披筆意酣。
花鳥精魂多屬女，山川靈氣不鍾男。
玉臺畫史閑中悟，寶閣雲笈靜裡參。
作品獨饒馨逸賞，六朝煙水繞煙嵐。

贈畫家李撫虹

風流重見李青蓮，清響惟君嗣謫仙。
塵客豈徒紅拂識，山人曾以白衣傳。
詩中有畫王摩詰，筆下如刀漢史遷。
醉撫長虹傷既往，酣歌宜入酒家眠。

贈畫家黃霞川

我來尚未識霞川，已悉高才藝海傳。
竟化龍飛能法古，驟驚驄失直通仙。
茫茫雲壑成軍路，渺渺煙波有畫船。
但願天河長洗甲，呼鷺同上最高巔。

贈慧因上人

趣絕人稱哈大師，能書能畫亦能詩。
祇因圓字能參透，勝卻三千妙偈持。
僧佔名山山佔僧，爐香長篆晚煙凝。
西來大法憑擔荷，心印遙遙此一燈。

贈老畫家張純初先生

飄然風度識仙顏，邱壑藏胸獨掩關。
北苑漸看山色改，南宮惟侶石頭頑。
畫蘭有恨根安托，繪竹無心淚總斑。
翻咎漢家多傷德，文身何事竄荒蠻。

贈呈黎澤闈前輩

落日蒼茫過海深，千秋巨眼識焦琴。
七襄雲錦推高手，一片冰壺貯素心。
金石不渝堅節操，弦歌無改古風尋。
九天馨歎知鸞奏，都是黃鐘大呂音。

**比利時開萬國博覽會，以劍父先生出品佔全世界
藝術分數最高，喜其能發揚國光也，紀之以詩**

不是私阿語太狂，天壤奇傑幾人當。
終教東漸輸西漸，未必前王勝後王。
(原詩小注：先生為中國藝術革命第一人，世稱為折衷派，亦稱為崑崙派)
萬國衣冠齊鏡仰，五洲裙屐遠梯航。
崑崙獨樹神州幟，藝海長瞻日月光。

飛鶴同志別已多年邇同作客濠江獲相把晤吟此以贈

誰向天河挽帝弓？書生戎馬亦英雄。
閉門早著三都賦，破浪曾披萬里風。
車笠豈拘雙影隔，圭璋猶幸兩心同。
關梁短髮重相見，銅狄摩娑泣故宮。

贈畫家吳君梅鶴

畫筆群推顧虎頭，不因癡絕不風流。
名駒豈愧稱千里，孤鶴還堪傲十洲。
縱目寰中惟古遇，棲心物外與天游。
一燈直繼崑崙派，山海何須遠探幽。

僦居下環日對故鄉山色漫題於壁

衣帶盈盈三葦航，僦居尤喜近吾鄉，
山川日接愁人眼，空抱鄉心對夕陽。

詠史

生幸有橋藏豫讓，死愁無塚傍要離。
簫聲吹徹蓮花莖，不見風塵李藥師。

贈青年畫家陳叔華

畫筆晨拈劍夜磨，相逢酒肆且悲歌。
知君湖海多豪氣，莫撫江山喚奈何。

贈周醫師貫明

離亂民斯瘼，中原病已深。
憑君醫國手，慰我濟時心。
多難傷天步，殷憂恥陸沈。
海隅能聚首，風雨有曉音。

詠史

惟燈匣劍本非奇，畢雨箕風信可知。
屢及已催弦上矢，弓彎能睹局中棋。
相持鷓鴣譏交病，爭較雞蟲笑汝癡。
天道好還窮必反，此心終有悔之時。

托身似燕，來日大難，風雨飄搖感喟而作

亂世全軀且自污，方知難得是糊塗。
生兮忍辱真慚粟，老矣無能祇啜脯。
去國漸隨渝俗舞，憂天偏類杞人愚。
托身尚似危巢燕，不待梁摧淚已枯。

葡國詩人賈梅士誕辰到鵲巢公園作

公在盛邦成泰斗，我偏亂世作詩人。
千秋俎豆瞻遺像，四海干戈賸藐身。
牛渚豈無才共賞，鵲巢應許德為鄰。
高吟直欲搖星斗，鴻運終期轉大鈞。

渡海宿隱者居

春葩揚古豔，秋穎擢幽芳。
 世外風波急，山中歲月長。
 眠雲留古洞，採藥到仙鄉。
 夙願依然在，蕉衣未可忘。

老友促韶自鄉來談及兵燹猶有餘悸慰之此作

劫餘猶見子，握手竟忘言。
 淚為山河盡，波隨歲月奔。
 至勞知己惜，幸得故人存。
 碌碌毋須道，天涯共此樽。

劍父先生擬作圖見貺詩以謝之

開山畫派劍崑崙，錫我嘉名感弗諼。
 宇內祇今稀聖筆，天南終古有詩魂。
 奇光尚恐蛟龍奪，至寶無憂罔象吞。
 浩劫此來惟獲此，風塵道義足溫存。

謝純初先生為作松山圖

微民歲月淚痕深，曾向松山獨浩吟。
 萬里鴻濛雙醉眼，千秋古剎一騷心。
 竟勞丘壑胸中出，便作湖山掌故尋。
 君畫我詩皆特筆，一般同作腦門針。

中秋夜作

一逢佳節一驚心，變徵愁為楚客吟。
 大陸戰塵橫地起，故鄉漁火隔江深。
 夢中陵闕簫聲咽，望裡關河劍氣沈。
 欲遣詩魂歸玉宇，不辭風露滿衣襟。

秋感

落葉西風憶將壇，悲歌徒感白衣冠。
 一夫不獲生何惜，萬姓無歸死尚難。
 天地久經偕戰鼓，江山誰與繫漁竿。
 功名自昔歸屠狗，秋雨瀟瀟客夢寒。

題拜輪詩後

西域詩名數拜輪，誰於東海識逋民。
 試從天宇聊驤首，安在風塵不辱身。
 何代無才吟已倦，此生如夢酒偏頻。
 哀音一例思鄉國，博得人間熱淚新。

鐫一印章繫之以詩

待命微民影獨慚，枉稱東海一奇男。
 龍爭不預關河戰，蟻負安期宇宙擔。
 卻拼此身報有北，豈持殘夢到天南，
 神洲佇見花開處，重整袈裟禮佛龕。

次韻吳君肇鍾舟中見寄

行本無心住亦佳，落花時節各天涯。
 江山臥榻斯民淚，日月跳丸雅士懷。
 知己文章留獨賞，感人詩句不全乖。
 巨靈自有如椽筆，一掃杯中萬里埃。

渡江作

擊楫中流一慨然，江山淪落久經年。
 愚心不死思填海，浩劫難銷泣逝川。
 裾絕小人猶有母，鞭投上國豈無賢！
 提琴四顧知何日，空抱精誠問九天。

恩怨

禾黍離離泣故墟，入奴出主尚紛如。
 梟鳴久已消清議，狐搢誰曾省謗書。
 枉尺直尋猶病鳥，朝三暮四祇欺狙。
 匹夫敢卸興亡現，恩怨安能置太虛！

亂後

擊築悲歌淚暗吞，江山奇劫幾人存！
 蘆中醉劍終慙德，桑下提戈易感恩。
 西北一隅猶苦淚，東南半壁有焦痕。
 島中自昔為蛟患，不去長蛇總禍根。

何君斗燦招讎聽松山館

賦呈同席諸公

從古高人愛聽松，等閑躡足萬千峰。
移琴寵召雲中鶴，擊鉢頻驚海上龍。
盡許漢星同白戰，不教秦月失黃封。
笑看帶甲橫天地，一枕濤聲劍未慵。

讀詩示諸侄

萬法歸無法，要惟義與辭。
有心常落迹，無意始工詩。
寧做古人拙，毋為習俗移。
神行夫豈敢，虛白是吾師。

贈賴君鎮東

非關我輩特鍾情，心有奇哀始變聲。
能悻悻兮能大勇，最聰明者最愁生。
從來慧葉由天授，不信風流以佛名。
千樹桃花行樹錦，輸君才調似飛卿。

自 謹

欲諱編氓反自誣，謂他人父汝知乎？
得為奴勿斯殊幸，生不聾盲恐太孤。
騰笑似聞心亦死，貽譏無奈口俱瘡。
民非亡國誰亡國？牛馬衣冠任所呼。

睡起垂釣馬交石

晞髮陽阿露未乾，天風獵獵袖生寒。
人生久厭同雞肋，世味深嘗到馬肝。
琴德奏知浮海變，詩魂飛怯嫩江殘。
漁翁豈識余心苦，獨倚柔絲向急灘。

友或勸余焚稿未能也示以此作

昔余詩法薄中唐，今則俳優與賤娼。
僂辱有生仍罵座，郎當何處不開場。
或邀後世哀吾志，縱起尼山恕我狂。
勞者自歌勞者聽，天聲人語此文章。

贈張君伯英

荒鳥棲遲有逸民，萍蹤偶值總前因。
躍津敢托豐城劍，憂國曾擔洛道輪。
三絕我無焚後稿，四愁君亦難中身。
赤松倘獲傳丹訣，舫繫清河許結鄰。

此 心

此心長寂似枯禪，哀樂誰知竟萬千。
劃盡寒灰難作字，抽殘獨繭漫張弦。
祇應化碧終埋地，未必焚香可告天。
劍氣不靈山鬼泣，夢回清夜一潸然。

李君孝頤將詩稿焚去談者惋惜慰之以詩

聞有新詩動九寰，未應流落到人間。
祖龍豈遂能為虐，辜負名山笑汝閑。

題關君山月畫展

不謂青山不值錢，筆頭書破五洲煙。
權持天地供遊戲，如此江山太可憐。

元旦命筆

他鄉流落感桑田，難里應無客賀年。
縱抱達觀猶有淚，強為豪言更可憐。
逼人富貴何須祝，誤我聰明不用鞭。
天運倘從今夜轉，春風重結萬千緣。

六國飯店偕伍君北耀夜談書感

忍淚何心日唱酬，難中如此亦風流。
春燈排夕叨文讌，哀竹經年雜楚謳。
契闊愧非包馬革，縱橫愁已敝貂裘。
江湖自份於憔悴，一任蒼波不繫舟。

某君問余詩事以此答

文章猶鄙事，大道在希夷。
此調非常調，余詩不是詩。
可為知己道，難免俗人疑。
試看鳶飛處，天空任所之。

贈水心女士

奇才生兩大，間氣所鍾靈。
道集仙儒釋，光爭日月星。
盟心冰可證，德比石為銘。
鸞鶴勞相訊，滄桑又幾經。

說夢

七載經無芋可煨，既餐秋菊復餐梅。
似乎傲骨前生有，其或饑腸盛世該？
厚福尚難逢蹴爾，高情何敢怨嗟來。
五丁夜入癡人夢，終冀金牛路竟開。

題畫

聞鞏每向畫中思，
談笑雄心想見之。
一夜受降城上飲，
江山重見漢旌旗。
(原註：題劍父火照旗旌夜受降圖)

群教由來本大同，
精誠艱苦一心通。
默伽我佩摩訶末，
(原註：穆罕默德唐書作摩訶末伽)
救世宜推不世雄。
(原註：題劍父穆罕默德傳教圖)

寥落人煙幕有烏，
歸來廬墓總模糊。
哀哀忍淚哺兒乳，
他日全憑此幼孤。
(原註：題司徒奇歸來圖)

畫冊長留閨苑春，
不須醇酒祝花神。
故邦色調都如昨，
披閱幾同再世人。
(原註：題純初百花圖)

名花應喚小游仙，
況出佳人筆下研。

自寫自憐還自愛，
無端音韻繞吟邊。

(原註：題綺痕女士畫)

勵志

矢激星移路已窮，讀書無補劍無功。
但餘草木精魂在，他日猶為萬丈虹。

青眼

青眼誰哀失路身，英才氣盡楚江濱。
縱饒唱盡蓮花落，不見蘆中擊槳人。

鴿巢公園雅集疊韻賦呈同遊諸公

昔年聞有鴿來巢，佛髻長青峙馬交。
但使鸚鵡期作鳳，肯將荃蕙化為茅！
(原註：舊為張保仔巢處穴)

五洲文物開山徑，千里高賢會石坳。
北望鄉關歸未得，浮生猶係水中匏。

翠色迷離認鴿巢，文章道義有神交。
百年此地誰披棘，五嶽何山可結茅？
青眼乍逢塵剎裡，素心長托水雲坳。
吾儕未必無銅像，異曲同工叮鳳匏。
(原註：園有葡詩人賈梅士銅像)

半枝猶幸托危巢，萍水行蹤儼素交。
返國有心誰置壁，封泥無夢到分茅。
千花作幃迷山徑，一芥為舟渡水坳。
驂鳳若逢王子晉，不辭重奏七星匏。

鳩拙何堪佔鴿巢，於今信義識塵交。
寧甘採蕨猶辭粟，深歎連茹竟拔茅。
雌雄失時鳴水次，哀鴻罹劫泣山坳。
乘槎敢陋居夷志，蜚雨蠻風久佩匏。

探殼居然更毀巢，瓢低湖海且論交。
斷金晚節期黃菊，如玉身心喻白茅。

牧馬橫鳴珠海畔，潛龍酣睡鏡湖坳。
倘教湖海刊天運，厲揭宜賡苦葉匏。

莫向春風戀舊巢，棘中黃鳥日交交。
數椽尚憶陶潛柳，三逕誰讓宋玉茅。
揖石客來青靄外，看花人倚綠雲坳。
登高縱抱澄清志，似水流年感係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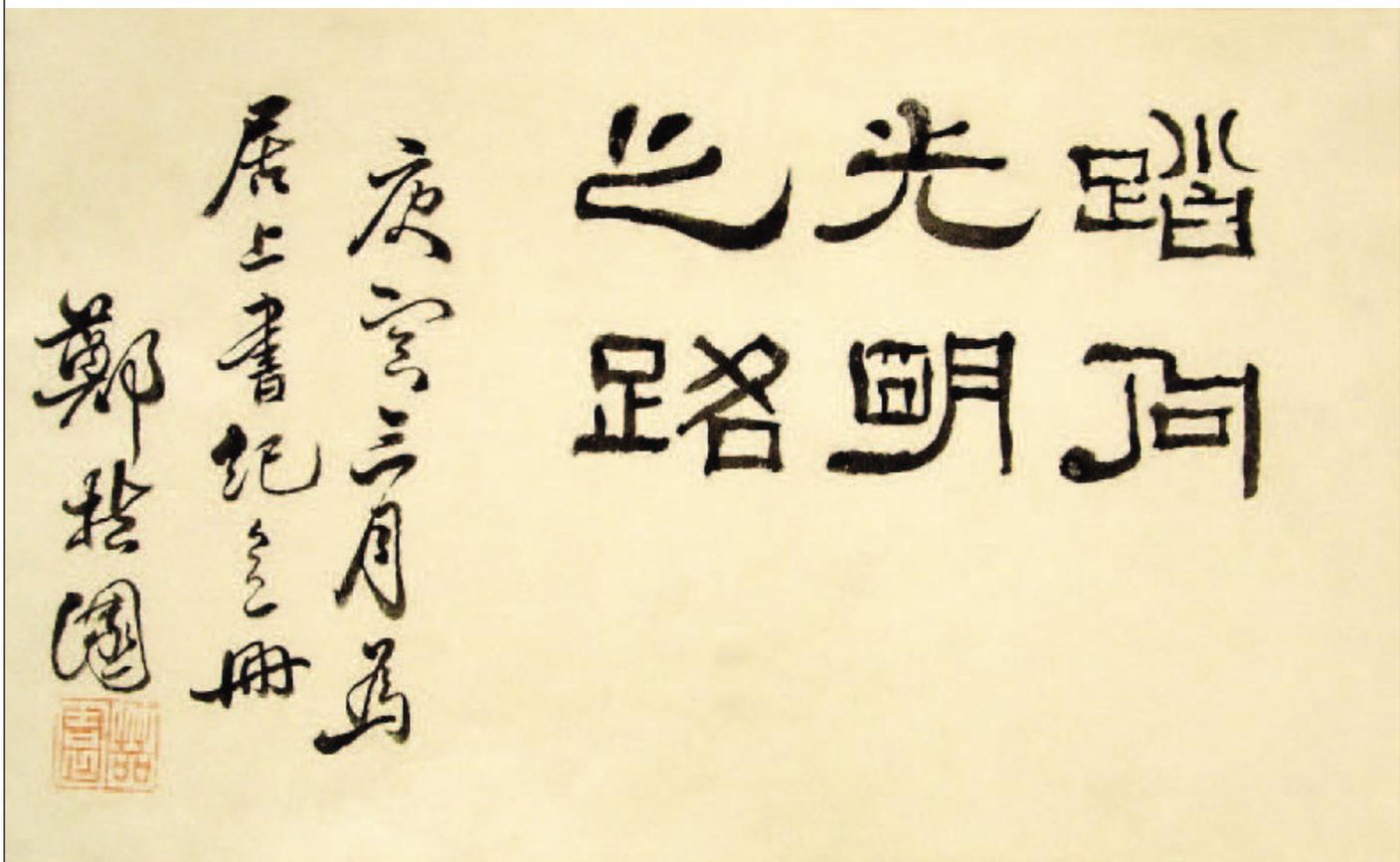
燕子斜陽失故巢，天涯猶有布衣交。
且拋鐘鼎甘松菊，未必軒輶到草茅。
脫帽偶逃紅樹裡，題詩常借碧臺坳。
獨慚酒德非吾事，辜負當年五石匏。

贈關君文淵

（原註：園有葡詩人賈梅士銅像）
惟學於古乃有獲，君獨粹然待其真。
兩漢之前有作者，三代以下無完人。
所存者神遺者貌，斯溫樂故知學新。
吾生與子有同嗜，相逢一笑驕天民。

孔教中學展覽籌款賑災

（原註：園有葡詩人賈梅士銅像）
千株柳憶珠江月，十萬花開鏡海潮。
如此河山如此夜，令人哪得不魂銷！



鄭哲園在筆者紀念冊上的題字（1950年）